

## 第五回 江潮還願結良緣 吳姝進香遇佳偶

巫山雲送，玉人心動。繡幕清幽，珠帘靜垂金帶鉤，玉容誰慣愁？祇為雪婆撩撥起，支硎美，也去閑隨喜，姻緣奇，遇玉兒，相思祇愁無盡期。

右調《巫山雪》

且說江潮，到三月十六日五更起來，梳洗了，即打點船資禮物，母親又著兩個家人跟了，往支硎山進發。一路鳥啼花舞、蝶鬧蜂狂，應接不暇。到了山前，祇見人煙雜沓，仕女並臻，說不盡山間勝況，有詞為證：

日舒和，花綺媚，蜂蝶迷離欲醉，佳人含笑坐肩輿，簇簇連珠橫翠。語雷轟，人蟻聚，欲拜金容無地。□□似玉美無瑕，卻被諸奴擦去。

右調《滿宮花》

江潮上了岸，喚肩山轎抬著。因欲見景題詩，袖了彩筆花箋。兩個家人捧了疏文香燭，並寶幡纓絡，共做兩段，繡袱襯了。又命家人執香送上山，寶幡在前，自家轎子在後，挨挨擠擠，進了山門。

那本山和尚認得江宅家人，那江潮自幼時年年去的，看他一發生得如美女一般，那些師徒們分外著眼，急忙報知本寺當家和尚。和尚驚喜不迭，俱出來迎接，江潮從容和緩，言語端詳，眾僧個個看得痴獸。江潮道：「家父母所許願心，今日特備真珠纓絡一副、寶幡一對，須長老宣疏拜酬。」然後，與長老輩作揖。住持道：「是！」即挨開眾人，簇擁著江潮進了正殿，獻上真珠纓絡於大士頂上，掛上寶幡，點了香燭，和尚朗誦疏文，無非是保佑早借伉儷、早登科甲、父母康寧、家門清吉等語。江潮拜畢，又挨擠到各殿拈香。和尚擁定江潮，到下房獻點心。江潮命家人將香儀一兩送與住持，住持假意推遜了一回，即便恭敬不如從命，一笑而納了。大凡和尚，名為出家脫俗，反在「財」、「色」二字上尤加著緊。祇因江潮少年秀麗，眾僧個個痴痴迷迷，前遮後擁，親近著他。看官，你道此時支硎山燒香的美女千千萬萬，為何這些和尚祇擁著江潮？看官有所不知：天下的女人不過巧梳荻髻、喬施脂粉、假作妖嬈；若要真正天姿國色，其實千中選一；若天姿目美，不假喬妝、不施脂粉，眉目之間天然秀麗，不論男人女子，自能惱人情思，引人魂魄，當日這些婦人千千萬萬，都是佛子們時常親近慣的，那裏稀罕？見了江潮的美貌，分明是潘安再世，衛玠復生，怎不叫人羨殺看殺！那住持留他到曲曲彎彎的密室，擺上極盛點心，烹了虎丘茶，殷勤奉敬。江生是個最伶俐的，見眾僧十分親近，心中有些怕恐，面色紅了又白，白了又紅，連喚家人，又不見到，祇得立起身作別。

住持知他的意思，喝退眾僧，祇留三四眾陪奉。遂取出一本緣簿來，重起作揖，說道：「敝山因要改建藏經閣，工料約費一千五百兩，蒙眾檀越喜助，止缺數金，正擬到宅叩募，今承光顧，求相公做個圓滿功德。」江生提起筆來，如數寫了十兩，即拱手而別，眾僧也不強留。七彎八曲，依了舊路出來，別了住持，到大士前拜了四拜。看那真珠纓絡，已不在大士頭頂上了，正要問那些僧人，祇見兩個家人吃了酒飯，方纔出來，江潮問道：「真珠纓絡為何不在菩薩頭上了？」家人道：「方纔住持叫管庫的收藏過了。」江潮半信半疑，速教打轎回舟，此時，日色方纔晌午，甫離寺門，來往的越多了。祇見兩岸肩輿勝似出會的一般，紅紅綠綠，大半是青春淑女、年少書生，狹路相逢，私相羨慕。

話分兩頭，再說吳小姐，因雪婆鼓動游思，要到支硎山大士前進香，見母親許了，十分歡喜。夫人即教管家買了香燭，叫了畫船。也是三月十六日早晨，夫人命雪婆、柳婆、曉煙、非霧隨了小姐，用自己衙中暖轎，抬到洛神橋塊下下船。即吩咐：「將暖轎叫船上帶去，抬小姐上山。參了觀音，拈香過了，即上轎回船。」雪婆笑道：「夫人這樣小心得緊！出去燒香因為要看看景致，坐了暖轎又去怎的？」夫人道：「不出閨門的女兒，被人看見，豈不怕羞？」雪婆道：「老身見了許多大官府的夫人、小姐，出去燒香俱用山轎，從沒有坐暖轎的。」夫人見他話不委曲，心中不悅，但既已許諾，不好悔言，又要他一路服侍，就不開口了。兩個婆子都道：「夫人不須掛念，我四人服侍著小姐，山轎料也不妨。小姐帶了把川扇遮遮掩掩，也不怕人瞧去。」

小姐辭了夫人，上了暖轎。二人扶了轎，不數步，就在洛神橋塊下了。兩個婆子扶著小姐下了船，回了暖轎轉去。正是：  
一路春風吹淑氣，兩行垂柳曳晴煙。

吳小姐是從不曾出門的，幾曾見這般風景？觀之不盡，玩之有餘，坐在畫船中祇是含著笑，喜孜孜的看著。正是：

兩岸柳桃紅間綠，一堤游客女兼男。

不一時到了山口，祇見人煙湊集、簫鼓喧闐，恍如身在蓬島，其樂不可言諭。遂有山轎走到船邊招攬生意，雪婆喚乘坐了小姐。婆子左右綽了轎，曉煙、非霧隨在後邊。小姐終是害羞，把扇兒遮定了，自己一雙俏眼，卻在扇底下瞧人。

行過了幾家店面，到了沿河大堤上，祇見前面的人十分喧嚷，中間一個吃得爛醉的人，七七斜斜、一步一跌的亂罵將來，真是古怪！怎見得？但見：

頭戴破方巾，將前作後；身穿白布襖，齷齪離披。足上鞋止穿一隻，膝下襪失落半雙。兩眼睜得淚淋漓，雙手揮來聲叱吒。喉嚨何苦倒黃湯，身體翻為泥裏佛。

那醉人當路舞將上來，適值江潮的轎子飛奔將來，吳小姐的轎子飛奔將去，兩肩轎子交肩過去，把這醉人擠在河裏去了，眾人一齊喊將起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江潮這乘轎子在沿河這一邊，祇恐擠在河裏，向裏邊一側；吳小姐這乘轎子在沿田這一邊，亦恐跌在田裏，也向外邊一側。也是天教湊合，祇就這一側上，恰恰的把江潮與吳小姐嘴對嘴、肩對肩的著實一撞。那江潮急忙中，雙手捧住吳小姐的香肩，口中道：「姐姐仔細！」面孔著了面孔，但不曾做個呂字。吳小姐雖見江潮美貌，終是害羞，祇因轎側轉來，倉卒失驚，見江潮扶他，也把江潮的玉肩捻了一捻。四個轎夫吃了這一驚，大家都退了兩步，把江生與吳小姐這兩乘轎兒，都對面切近的歇了。

那跌下水的醉人早已滾出河心。江潮一眼看定了小姐，急生一計，道：「對面扶轎的女管家不知是誰府？這醉人是我的轎子與府上的轎子擠下水的，我們兩個也該大家出些東西，僱人撈救了才好！」一頭說，即將手在頭上拔一隻紫金挖耳，走出轎來，付與雪婆。誰知，雪婆是個歪貨，正注看沉吟，見他走出轎來付金挖耳與他，連忙雙手接了，付與吳小姐道：「這位小相公也說得是，小姐也出鈔的。」小姐低低說道：「我不曾帶得，怎好？」雪婆道：「這位小相公這樣好心，他這隻挖耳是從頭上拔下來。」

拔下一隻簪兒就是。」小姐臉上通紅，祇不開口。雪婆自己伸手，在小姐香雲上拔一隻紫金朱松簪，恰恰與江潮的挖耳一般粗細，一般長短。雪婆遞與江潮，江潮接了，見此簪光彩倍常，祇覺小姐的髮香，把來嗅了又嗅，不忍釋手。

正躊躇間，不期落水的醉人，已有進香的船撈救起來，脫去濕衣，各人送件衣服與他穿過，扶上岸來了。江生見用不著金簪，假意送還雪婆，隨口問道：「小姐貴府何處？」雪婆道：「這位小姐是吳涵碧老爺的小姐，住在蘇州城內洛神橋西首；老身是穿珠點翠、慣走大家的雪婆，住在氤氳殿前，貼塾東首第一家便是。但不知小相公尊姓尊府，想也在城中麼？」江潮把吳涵碧與雪婆的居址牢記在心，回言道：「我姓江名潮，字信生，住在柏梁橋。我們老相公號叫江啟源。」雪婆道：「失敬了。老娘娘前年也作成我好些生意，是極認得的。老身替你送還小姐罷。」小姐連忙接來一看，已不是自己的了。金色一般，祇覺略細了些，心裏要換，祇因面重，不好出聲。

四個轎夫齊喝一聲，各自抬去。江潮連叫：「且往著！」那個肯聽？兩乘轎兒各自一頭，飛也似的奔開了。江潮心中如失落了一件至寶一般。到了船邊，叫家人打發了轎錢，自己且不下船，如飛又奔到寺中去了。家人祇得遠遠跟隨。祇見寺中的人比先前多了一半，挨擠不上。江生擠到正殿，祇見吳小姐剛下得轎，正在轉身不得，沒法的頭裡。江潮向前排開一條路，道：「眾人閃開些，待我家小姐拈香。」雪婆對小姐道：「又多承這江家小相公轉來照顧。」吳小姐惶迫間，怕羞，不敢開口。雪、柳二婆鋪下紅毯，請小姐下拜。小姐方纔拜佛，祇見江潮擠在小姐身邊同拜。小姐拜，江潮也拜；小姐起，江潮亦起。拜畢起來，私對小姐道：「這般挨擠，小姐那裡挨得？我因牽掛，故此又來看看，不如請到靜處，略息一息即回尊舟罷。」雪婆道：「多承小相公這樣好心，真正難得！」

江潮開了一條路走向東邊，那柳婆、曉煙、非霧已不見了。江潮是認得路的。祇見角門外修一小殿，土木滿堂，人煙略少，江潮引雪婆並小姐進去，走到後邊。江潮記得有一間精舍，便去扣門。有一老僧開門，卻認得江潮的，說道：「江小相公，適纔當家的留你吃點心，如何去了？待我去說。」江潮道：「此位小姐是我表妹，要靜坐一坐，不必點心。你自回避。」老僧去了。誰知柳婆與這兩個丫鬟，小姐拜佛起身之時，人叢裏不知擠向何處去了，連江潮與雪婆說話也不覺著。原來雪婆是個趣人，見了江潮生得標致，甚是愛他得緊；那個柳婆是個蠢貨，見了這人山人海，先是眼花了，以此兩相失散。

江潮向小姐深深的兩個大揖，小姐祇得還禮。雪婆也向江潮萬福。謝道：「若非小相公多情護衛，我家小姐不要擠壞了？但不知小相公青春幾歲？曾聘過娘娘否？」江潮道：「我今年一十六歲、並不曾聘娶。但未知小姐芳年十幾歲了？」雪婆向小姐道：「小相公問你。」小姐沒奈何，祇得低低應道：「十五歲。」雪婆道：「小姐不但描鸞刺鳳，又且善賦能詩。老爺過於珍重，必要擇個才貌相稱的官人方允他，故此至今尚未受茶。」江潮聽說，喜出望外。雪婆道：「小相公如今正在書房用功麼？」江潮道：「正是。上年幸採泮芹，如今正日日在家溫習書史。今奉家慈之命，表此酬願，張掛寶幡並真珠纓絡，不意有緣幸遇小姐仙駕。小姐真是天姿國色，絕世名姝，又聞善賦能詩，教小生愈加敬慕。今日偶帶得彩筆花箋在此，就詠今日之事，求小姐不惜屬和。待小生把珠玉之章珍藏，永為寶玩。不知小姐尊意如何？」當時吳小姐心中也甚有憐愛江潮之意，但是害羞，見江潮稍近身來，他但逡巡退縮。雪婆道：「小相公，吟詩正投著我家小姐所好了。」江潮大喜，即於袖中取出毫筆一枝、花箋二幅，見佛座上有現成硯子，將筆與花箋，雙手遞與小姐。小姐不接，低低的道：「我不會作詩。」雪婆道：「相公，你要我家小姐和韻，須先吟起來纔是。」江潮在淨瓶中取了些水，雪婆接去磨墨。江潮把兔毫蘸飽，一揮成三絕：

為承慈命到支硎，繞陌啼鶯織柳陰。

不道人煙輾雜處，也教今夕賦三星。

其二：

不上瑤京借玉漿，楚襄何幸遇巫陽！

亭亭洛浦真仙子，秋水為神蕙作裳。

其三：

一朵輕盈態有香，春暉凝媚映朝陽。

匆匆別去知無奈，自此相思枉斷腸。

江潮寫完，朗吟一遍，遞與小姐。小姐手雖不接，心中十分愛他，你道為何從不出閨門的女子，乍見了從不識面的兒郎，怎麼就見愛起來？這也有個緣故：江潮年紀雖長小姐一歲，生得身材俊雅，聲音低俏，意似孩子家氣質，並沒些餓眼涎臉惹人厭惡；況且嬌嬌滴滴，款款溫柔。小姐見之，起初有些局促，後來渾如女伴一般；又兼見他詩才便捷，益加敬愛。祇是見他所作之詩都是戲侮之句，雖十分技癢，不好和得。雪婆見小姐不接，把詩箋塞在小姐袖中，道：「小姐也應和他三首。」小姐再三不肯。雪婆道：「小姐昨日詠西府海棠的詩在老身處，奉與小相公罷！」遂於錦囊中取出，遞於江潮。江潮見花箋小楷，如獲異珍，展誦詩句，大加讚賞，道：「小姐如此仙才，班姬、謝女不足稱也！所以不屑和小生拙作。」見後面寫「吳氏逸姝題」，道：「這就是小姐的尊字了？」把花箋念了又念，不覺失聲道：「小姐，小姐，教江潮這條性命，送在這花箋上也！」向雪婆道：「我今日怎生割捨得小姐別去？煩雪婆婆與小姐說，求為兄妹相稱，未知可否？」雪婆道：「這事極美！官人、小姐就此佛前行個常禮，權稱兄妹，日後老身還要讚成好事。」小姐臉暈春潮，憑欄不睬。雪婆扯將過來，江潮先已下拜，小姐祇得輕輕的回個常禮。江潮叫了十數聲「姐姐」，小姐也祇得叫了一聲「哥哥」，兩人相顧微笑。小姐對雪婆道：「坐了半日，該出去了。」江潮見說，不覺淚下。雪婆道：「今日有緣幸遇，須要歡歡喜喜，日後在老婦人身上，管叫你兩人相會，不必悲傷。」江潮又對小姐道：「姐姐，方纔金簪已與小生換過，切莫相忘了也！」又揖雪婆道：「凡事全賴婆婆。明日到氤氳大帝廟前來訪，婆婆切莫回我，我自重謝！」雪婆歡喜道：「但憑小相公，要我怎生，老身自當竭力！」

正說話間，祇見內外兩頭門一齊扣響。原來江家家人各處尋遍，並無蹤影，寺裏問著了當家老和尚，在裏邊抄出來。吳家的柳婆並兩個丫鬟問著了修殿的匠人，說道：「適纔一個媽媽同一位小姐因擠得亂了，走向東邊去的。」故此一同來叩外邊的門。小姐與雪婆同聽自家丫鬟的聲音，雪婆忙道：「相公，你先進去了，待我開門。」江潮沒法，祇得道聲：「姐姐，我別了。」小姐低低說道：「哥哥去罷。」江潮進去，見了家人，家人道：「各處尋官人不見，虧了老師父說官人在這裏半日了。多承他們一片誠心，備下點心用些去罷。」江潮口中說「不要」，一溜煙出了寺門，東張西望，剛撞著了小姐轎子，以目送情；小姐惟低頭不語而返。江家家人道：「官人，仍叫乘轎去罷。」江潮不要，祇緊隨著小姐的轎子，低低與雪婆道：「你明日千萬住在家裏，我來尋訪。」雪婆點頭道：「是了，相公靠遠些！」江潮會意，不敢近前。望著小姐下了船，自己已下了船。又遇順風，大家張帆而返。江潮教舟子隨了吳家的船而行，誰想吳小姐的畫船偏行得快，江潮的船再趕不上。行了二三里，河面已望不見了。

江潮暗中嗟嘆。到了家中，天色傍晚，江潮向父母作了揖，述了和尚寫疏之故。江啟源與陸氏也是情願的。祇有江潮這一腔心事不好向父母說知，且愁且幸。誰想夜間又大雨起來，一夜不曾合眼。這正是：  
夢到巫峰尚渺茫，不禁愁絕楚襄王。  
靜聞檐溜聲聲滴，引得離人欲斷腸。

---

[返回 >>](#) [吳江雪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